



“遥想童年冬天就是一个雪的世界。下雪是件出其不意之事,尤其晚上,它会无声无息悄然而至。早晨醒来,向窗外一看,白雪皑皑,银装素裹,整个村子变成了一个白色的世界。大雪封门、封路,雪有尺把厚。”

遥想童年的雪天

戚思翠

于朋友圈看到远方的朋友发的下雪图片甚美,欣赏之余,好生羡慕。想想现在的雪大不如从前了,尤其在江南地域,下一场雪俨然看女人十月怀胎,折腾很久,才像恩赐似的吊着人们的胃口,从远处悠悠地飘来。有时为等待一场雪,一晚上爬起来多次,眼看着刚刚还阴云密布的天,忽又露出调皮的月牙,顿觉失落。

遥想童年冬天就是一个雪的世界。下雪是件出其不意之事,尤其晚上,它会无声无息悄然而至。早晨醒来,向窗外一看,白雪皑皑,银装素裹,整个村子变成了一个白色的世界。大雪封门、封路,雪有尺把厚。每每此时,父亲就会喊我们快起来扫雪,说人家谁谁已经扫到东桥头了。一听这话我便赶紧起来,拿着扫帚、铁锹立马投身到火热的

“扫雪”运动中,男女老少齐动手。尽管雪是隔三岔五地下,但凹凸不平的土路并没有因为下雪而变得泥泞不堪。尤其是各家通往村里的学校、大队部、卫生所、供销社等的路,一直保持畅通,保证孩子上学的路好走,保证人们去供销社买油盐酱醋的路好走……整个扫雪过程,趣味无穷,既是一堂教育课,更见证着人间的真情真爱、至善至美。

大雪如期而至,可乐坏了正放假的孩子们,雪就是孩子们最天然的玩具。孩子们在完成大人交代的扫雪任务之后,便可以跟雪来个亲密接触了。选择一空旷的雪堆,锹、铲、扫帚等派上用场,有人扫雪,有人铲雪,有人堆雪,把雪集中起来,滚成球堆雪人,大雪球做身体,小雪球做脑袋,两只小煤球按上就是一对乌溜溜的眼睛,把胡萝卜插

上便成了长长的鼻子,红色的瓶盖按上做个圆圆的小嘴巴,又找来红帽子戴上,旧围巾围上,再插一把扫帚在雪人的怀里,于是,活脱脱一个站岗放哨的士兵,又一个呆萌的少年,在漫天大雪中痴痴地看着我们嘻嘻哈哈地打雪仗。而后我们分成两派,开始战斗。趁你不防备,一团雪球砸在你后脑勺上。你不顾疼痛,扑过来抓起一把雪,塞进对方衣领里,掉转头就跑……每个人头发上、眉毛上都是雪白的。大家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,笑成一团,早已忘记了天寒地冻,忘记了时间,直到各自的父母呼喊着自己的乳名,叫你回家吃饭,这场战斗才宣告结束。

雪天捕麻雀也很有趣。扫出一块雪地,放下一些麦粒或者谷物,上面支起一个筛子,诱捕那些饥饿的麻雀。捕到一只麻雀,我们就会用

绳子把它小腿拴起来,然后拽着它奔跑。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,拼命地挣脱,当反抗和挣扎无济于事时,麻雀选择沉默与绝食。于是好吃好喝侍候着,可倔强的麻雀宁愿饿死也不吃一口食,眼看麻雀一天一天瘦下去,病恹恹的,此时我们反而如同热锅上的蚂蚁,坐卧不安。“麻雀一天吃很多虫子,赶紧把它放了,天空才是麻雀的家。”母亲大声下令。解开绳子,麻雀缓了一会儿,努力地飞向天空。自那时起,我们再也不捕麻雀玩了,因为麻雀是人类益友,是热爱自由的鸟。

光阴荏苒,50年过去了,儿时冬天的雪景恍若浮现眼前,童年的天真无邪,如雪纯洁,伴我度过了欢乐的冬天时光,留下了一份美好的冬日回忆。那回忆带着雪意,摇曳着纯美的童年风情……



“从此,我家的餐桌上开始以素为主。比如以前的肉炒豆芽变成了素炒豆芽。把绿豆芽去头去根,开水焯烫过凉水,热油放入葱花、姜、干辣椒,爆火翻炒,加少许白醋、几滴香油,就势起锅,酸辣爽口,很是下饭。”

食素记

刘明礼



我本是个无肉不欢的人,平日几乎天天离不开肉食。中、晚两餐,至少要有一道肉食;哪怕是早上,也少不得一碟猪耳朵、几片熏火腿或者酱牛肉;猪肉肉、酱肘子、卤猪蹄、盐焗鸡……隔三岔五便要回回牙祭;牛肉包子猪肉饺,红烧排骨涮羊肉,也是餐桌上的常客;赶上家里来人,那更是无肉不成席。苏东坡是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”,我则是“别看穿得破,肚里有好货”。一碟碟肉食吃得我红光满面、肚大腰圆。

然而,一波汹涌的涨价潮让猪肉的价格节节攀升,牛肉、羊肉、禽类的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,令我这个“肉君子”直嘬牙花。猪肉刚开始涨价时尚且能接受,只是量入为出,吃肉的顿数略有减少。数月前的一天去赶早市,看到猪肉已超过了原先牛羊肉的价。我在肉摊前转悠半天,再摸摸自己瘪瘪的钱包,只有悻悻转身,买了一堆素菜。心想忍几天吧,等落着价再吃肉。谁知这肉价,竟像被狗撵着的兔子一样,一路狂奔不回头。多日没沾荤腥,肚子里的馋虫一个劲打架。那天路过常去的肉食店,想买点熟食解解馋,我像往常潇洒地甩过去50块钱,用手指了指一块不大的酱牛肉:“来块酱牛肉!”老板麻利地把牛肉往电子秤上一放,满脸堆笑地冲我说:“哥,钱不够,还差20元。”让我差点没翻了白眼:这可是我们全家一天的菜钱啊!

照眼前的态势,天天大鱼大肉的日子一时是回不来了。虽然以前家里每天肉食不断,其实老

伴一直反对大鱼大肉,说这样不利于健康。而且,我的血脂超高,体态偏胖,还有脂肪肝,医生早就建议我减肥,多吃素食。这下可好,不想吃素也要吃素了。我想,也好,从客观上给我创造了少荤多素的条件。于是作为家里的主厨兼采办,我增加了新的任务:如何用素食把家里的生活调剂好。

从此,我家的餐桌上开始以素为主。比如以前的肉炒豆芽变成了素炒豆芽。把绿豆芽去头去根,开水焯烫过凉水,热油放入葱花、姜、干辣椒,爆火翻炒,加少许白醋、几滴香油,就势起锅,酸辣爽口,很是下饭。肉丝炒土豆丝,将土豆去皮、切丝,热水焯熟浸在凉水中冰透,控干,剥几瓣蒜剁碎,炒锅加热倒入适量花生油,加入葱段、大料、花椒和干辣椒,炒出香味后关火冷却,待油凉透,把土豆丝和蒜倒入锅中,加入适量盐和米醋,搅拌均匀,一盘清口又开胃的凉拌土豆丝便端上了餐桌。最近,我家厨房更是新增了一道主打的大拌菜,里面有菜花、黑木耳、芹菜、胡萝卜片、黄瓜片、花生米、黄豆等七八种之多,而随着其中内容的变换,这道菜令全家人百吃不厌。

吃了一段时间的素,我的饮食习惯竟有了很大改变,现在已基本不怎么馋肉了。而且,身体也出现了神奇的变化。体重减轻了,血脂降低了。每天晚上睡到半夜,肚子咕咕叫,感到特别舒服,人也比以前显得有精神。

我决定,不管肉价降不降,以后就多吃素了。



“不知何时,天空下起了小雨,眼前的雪山若隐若现,层层薄雾恍如仙境,思绪游走于雪山、戈壁、草原、河流等之间。汽车行驶在宽旷的道路上,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,巴音布鲁克究竟哪一点能让母亲这些年来念念不忘。”

乡愁

周嘉鼎

若问人间最美的景色在哪里,也许就在我们内心深处不可触摸的地方。在我的心里永远都住着一个叫巴音布鲁克的地方,那是母亲成长的摇篮,更是母亲永远的乡愁。

端庄秀丽的巴音布鲁克是个神奇的地方,遍布的河流与湖泊,山峦环抱,连绵的丘陵和辽阔的草甸相间,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上,美丽的天鹅犹如仙子悄声而至,还有那远处白雪皑皑的天山,都赋予这片草原独特的美,也造就了巴音布鲁克牧民淳朴真诚的品格,更赋予了母亲独特的魅力。

都说天山之水给辽阔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带来了灵动,远处的雪山为草原带来了律感,连绵起伏的雪山就像一个跳跃的音符,像一个个白色的小精灵带来童话般的故事。还有那结伴而行的羊群恍若天上飘动的白云,夕阳西下的九曲十八弯让广袤的草原跳起了欢快的舞蹈。这就是神奇的巴音布鲁克,一个让人留恋而又原始的地方,满足所有人对草原的幻想。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,马背上的民族赋予了牧民博大的胸怀,哈萨克牧民欢迎天南海北的客人,一杯热气腾腾的奶茶拉近彼此的距离。于是,我对巴音布鲁克充满了无尽的遐想。

2016年,有机会跟随母亲一起去了巴音布鲁克,汽车一路颠簸,举目四望,很多地方都是光秃秃的山丘,一种沧桑感油然而生。大约过了五个多小时,终于看到大片大片的绿色,成群的黑头羊和骏马悠闲地吃着肥沃的青草。一群群健硕的牦牛迈着缓慢的步伐行走,长长的黑棕毛像披上了一条毛毯,与草原景色相互映衬,有一种超乎世俗的洒脱。

不知何时,天空下起了小雨,眼前的雪山若隐若现,层层薄雾恍如仙境,思绪游走于雪山、戈壁、草原、河流等之间。汽车行驶在宽旷的道路上,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,巴音布鲁克究竟哪一点能让母亲这些年来念念不忘。

黄昏时分,被雨水洗过的天空更加清澈,太阳出来了,晚霞映红了天边。我看见母亲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山丘上,望着远处的雪山,我能感觉到母亲在仔细看着这一草一木,我想她的心里一定有着各种人间百味,不变的却是对这片草原的依恋之情。母亲慢慢蹲下身子,轻轻抚摸那些青草,仿佛在抚摸自己的孩子。我忽然看到母亲眼角流出了泪水,滑落在这片辽阔无边的草原上,随后她用双手捂住了眼睛。

但那时的我只有十岁,不是太懂母亲对巴音布鲁克真正的感情。直到最近,我翻阅母亲的影集,看到童年时候母亲和舅舅的合影,还有那些母亲曾经发表过的文字,我真正感受到了母亲的乡愁,她把对巴音布鲁克的情感放在了字里行间,放在了自己的内心最深处。我也真正明白自己第一次被牧民放在马背上,一如当年放牧的外公将母亲和舅舅放在马背上,那是对故土最深沉的眷恋,也是父母对儿女最博大无私的爱。我也渐渐懂得为什么在那个凌晨时分,在篝火晚会现场,母亲将我抱起来,她是想让我在海拔两千五百多米的草原上看到最大最亮的星星,让我永远不要忘记永远的故乡——巴音布鲁克。

巴音布鲁克不仅是母亲的乡愁,也是我的乡愁。乡愁镌刻在每个人心中最难忘的地方,一个藏着生命密码的地方,那里有着永恒的记忆。大漠孤烟,长河落日,青草依依,这一切不仅是母亲的乡愁,也是我对巴音布鲁克大草原永远的爱……



午后的阳光

汤青 摄影



每次回去看母亲,我都喜欢帮她烧火,灶膛里的火焰熊熊,红通通的火光映得我的脸又红又热,心里像装了一团火一样亮堂堂、热乎乎的,我知道一缕炊烟正在我家烟囱里轻轻上扬。

自古以来,炊烟就是文人笔下优美的诗行,是游子心中不绝的乡愁,炊烟丝丝缕缕地在村子上空盘旋往复,那是一幅温暖的图画,是幼小的我饥肠辘辘时的慰藉,望见它,心里就满是欣慰,回家的脚步格外轻快。

如今,生活条件好了,村里烧火的人只剩几户,母亲却坚持一日三餐烧柴火,我家的炊烟一直孤独而执着

“我烧火,省得母亲既要掌勺,又要往灶膛里续柴,顾不上顾下的。火苗很旺,像一片燃烧着的霞光,间或听到一阵‘噼里啪啦’的轻微炸响,就像我和母亲说到好笑处,‘咯咯’开怀的笑声。她攒了一段日子,见了,就会像竹筒里的豆子一样哗哗往外倒。”

母亲的炊烟

马永红

我记得以前秋冬之际母亲捡树叶的情形,村东的小树林里黄叶满地,母亲和几个妇人挎着篮子在林间穿梭。疾风劲吹,她的头发像一把枯草随风乱飞,她浑然不觉,只顾忙不迭地和风争抢着一片片落叶。其实树叶很不经烧的,但饥寒年代,什么都短缺,多藏点树叶,严寒的冬天才不至于心慌。现在母亲的灶房和院子的棚下,也堆满了各样的柴火,有玉米秆、小树枝、劈开的树桩,成堆成垛,似乎总也烧不完,这是母亲农闲时收集的,小树枝是人家修剪大树时弃之不用,她用架子车拉回来,一一堆在家里。

我烧火,省得母亲既要掌勺,又要往灶膛里续柴,顾不上顾下的。火苗很旺,像一片燃烧着的霞光,间或听到一阵“噼里啪啦”的轻微炸响,就像我和母亲说到好笑处,“咯咯”开怀的笑声。她攒了一段日子,见了,就会像竹筒里的豆子一样哗哗往外倒。浓浓的烟火味混着饭菜诱人的香味,一股股地扑面而来,惹人沉醉。

母亲家里有燃气灶和电磁炉,完全可以从烟熏火燎中走出来,享受高科技带来的便利,但她固执地认为,灶台里炒出的菜喷香好吃,煮的稀饭也格外软糯,每逢周末或节

假日,孩子们回来,一碗接一碗地吃着她做的饭,津津有味,个个赞不绝口,她乐呵呵地笑着看着,满脸洋溢着发自内心的愉悦。

母亲总觉得乡下到处都是柴火,放着现成的不烧,再花钱买电买液化气,不是浪费吗?现在水管安到了家,喝水方便多了,但水质不太好,她就每天一锅又一锅地烧开水,装进四五个暖瓶里,等水澄清之后才倒进锅里做饭,只这一项,如果每天用用电量,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,她是无论如何都舍不得的。这样每做一顿饭,一向以节俭为荣的母亲就像省了一大笔钱,心里无比自豪。

支持物业管理 享受优质服务

区住房保障和房产服务中心 宣

